

東西哲學對話：語言的界限*

漢斯·康特 / 郭朝順 / 米建國 合著

一、研究緣起

我等三人對東西哲學之對話素有熱誠，自 89 學年開始即自願無償地參與彼此於華梵大學所開設課程之協同教學，從海德格哲學(89 下康特主講)早期維根斯坦(90 上米建國主講)、到禪宗哲學(90 上郭朝順主講)，90 年下學期亦一齊參與於華梵大學哲學系所開設的「維根斯坦與佛教語言哲學」課程，為使彼此之對話能夠更有組織更加深入，同時亦將對話之成果反映於教學當中，也為了帶動人文學科協同研究、協同教學的風氣，因此擬定此一研究及寫作計劃，分就對不同領域之同一主題：「語言的界限」，進行研究與論述。經過了共同授課的經驗以及多次討論的結果，我們決定以聯合發表的型式，將我們的研究心得提出，以供學界參考，並希望能夠得到一些回響或者批評指教。

* 我們曾就本主題，於 91 年 5 月華梵大學哲學系主辦之「第六屆儒佛會通學術研討會」上，初次進行聯合之口頭發表，爾後本主題的兩子題又獲 91 年度國科會之研究計劃補助，歷經多次討論，終於完成本計劃。得正觀雜誌首肯聯合發表，特此致謝。

二、研究動機

21 世紀我們面對的是文化必須整合的時代，整合須通過對話，一切對話必須使用語言，西方哲學到了維根斯坦，當代哲學語言學的轉向(Linguistic turn)的發展愈發明顯；就佛學而言，佛教經教的出現即為了宣說不可說之實踐性終極目標——涅槃或終極實在，其中自然存在著可說與不可說之弔詭。是以當語言作為哲學與文化對話之基礎時，倒不如反過頭來反省東西哲學家皆已意識到的語言之界限問題，釐清其各自所認定之可說與不可說的範圍，從而比較其語言哲學的異同。尋求一種可以同獲承認的語言之界限，澄清語言之於人類思想以及與世界之關連性之內涵。

維根斯坦在其寫完了《邏輯哲學論》卻在結尾說：「對於不可說的我們只能保持沈默」。天台宗將可說與不可說視為辯證關係的「同體不異」，虛假的領域之「可說」與終極實在的「不可說」乃是敵對相即，舉其一端必具另外一端。華嚴宗判教思想中，頓圓二教皆有可說與不可說，頓教以「默」說「圓」，圓教主「說即無說」；此二者皆有打破語言界限之傾向，企圖呈顯可說與不可說之無礙、不二。

華嚴與天台思想代表中印佛學融合之二種型態，加入維根斯坦此一新的對話元素，三者之間的多重對話於焉形成，這使得三者皆可以藉由對方的觀點，反省自身的內涵，同時引發新的且多元的哲學思維，以期能在「語言的界限」此一課題上達成某種共識。

三、 整合研究之必要性說明

1. 對話的必要性

21 世紀的當前，多元的文化必須重新整合，整合必須依賴對話，是以東西哲學之對話作為文化整合之先聲有其必要性，然而對話與獨白式的比較研究是不同的，在本計劃之中，我們由三位背景不同的學者，通過一千多年前已然經歷中印思想之對話融合的中國天台與華嚴宗佛學，與二十世紀語言哲學的代表性人物維根斯坦，我們展開了既是三位學者、也是三個學派思想，同時也是中西印三種文化間多層次之對話，這樣的研究計劃不是單一學者所能獨立完成，因而整合三位學者針對同一主題之研究，是為對話研究之必要基礎。

2. 語言界限探討的必要性

一切對話必須使用語言，當代西方哲學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的重要代表性人物維根斯坦，他早期的哲學將哲學的重心由形上學的研究轉向對語言哲學的研究，而其中有關語言之可說與不可說的界限，是其中十分重要的課題之一；就中國佛學而言，可說的通常指世俗諦，不可說的則指勝義諦，二諦思想本就存在著複雜的理解與詮釋，而佛教之真理觀，再加上自古即已存在之弔詭式語言充斥於經論之中，使得佛學的語言與真理關係的問題更形複雜，但卻也是必得被處理的問題。尤其當語言作為哲學與文化對話之基礎

時，東西哲學家各自回過頭來反省皆已意識到的語言之界限問題，釐清其各自所認定之可說與不可說的範圍，從而比較其語言哲學的異同，尋求一種可以同獲承認的語言之界限，澄清語言之於人類思想與世界之關連性的內涵，這或許是提供東西哲學對話的一個不錯或是必要的途徑。

3. 三種子題選擇的必要性

(1)維根斯坦對傳統形上學與存有學的討論方式無法解決既有的問題提出了批判，因而有了當代哲學之語言學轉向，他意識到傳統哲學的問題，並且企圖釐清語言的界限，重新界定哲學的任務。維根斯坦在其《邏輯哲學論》的結尾說：「對於不可說的我們只能保持沈默」

(2)天台宗將可說與不可說視為「同體不異」，「同體不異」指的是一種辯證關係。「可說」在此指的是一種虛假的領域，「不可說」則指終極實在而言，然而終極實在必須透過其虛假的形態被表示出來，而虛假的領域仍須依於一終極實在的根源；是故舉其一端必具另外一端，可說與不可說之間，乃是實在與虛假之敵對相即。

(3)華嚴宗之判教，將整個佛教區分為小始終頓圓五教，頓教的定位，三祖法藏將之視為離言真如，四祖澄觀五祖宗密皆認為頓教即同禪宗，不論是何者，頓教乃作為由可說之小始終教跨向圓教之時，

標舉出其上頓圓二教之不可說的特性。然而頓圓二教皆有可說與不可說，頓教雖然離言絕思，但卻以「默」說「圓」；圓教自身，則由因分「十十說法」說不可說之如來自證境界，故「說即無說」；此二者皆有打破語言界限之傾向，企圖呈顯可說與不可說之無礙、不二。故其可說與不可說之關係略分可分為兩重：一是頓教之可說與不可說；一為圓教之可說與不可說。而頓教又以圓教為其所說的部分，故頓教與圓教間呈顯了階梯般的關係。由小教至頓教、圓教，是修者向上之門，此時頓教頓絕言思頓顯圓義，不可說與可說為一；由圓教向下至小教，表如來下化眾生門，由不可說之果海，向下頓成一切法門，此時可說與不可說亦為一；是以華嚴之可說與不可說的關係，乃為不二圓融的關係。

(4)華嚴與天台思想代表中印佛學融合之二種型態，歷來二者之間即不斷相互吸收、相互批判，因此天台與華嚴本身即具有豐富的對談材料，再加入維根斯坦此一新的對話元素，特別自語言哲學的分析角度對佛學中所使用的諸多概念提出意見，如此三者之間的多重對話於焉形成。我們皆希望三者可以藉由對方的觀點，反省自身的內涵，同時引發新的且多元的哲學思維，在「語言的界限」此一課題上，並不刻意希望能否達成某種共識，但在豐富佛學或西方哲學的內容上，以及提供此一新的研究模式上，則衷心期盼能夠提供學界一項可資參考的成果。

四、研究內容說明

本研究之內容共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是作為研究導論的本文；第二部分則包括三篇各就不同領域所撰述的關於語言界限的專論，分別是康特的〈天台宗的可說與不可說〉，郭朝順的〈華嚴宗的可說與不可說〉，與米建國的〈維根斯坦論可說與不可說〉。第三部分則是當我們完成各別研究之後，所提出的共同關於語言界限問題的討論，問題包括：1. 何謂弔詭(paradox)；2. 語言的界限為何？3. 何謂真理(truth)，何謂實在(reality)或終極實在(ultimate reality)。

第三部分的討論，是為了完成哲學對話，並突顯對話的焦點以及對話過程中的多元觀點，還有對話中彼此的哲學理解與往返辯證而設計的。因此，此一對話不強求是否能夠達成唯一的結論或者共識，然而開放性的共識或結論乃因而被呈現出於此對話之中，而提供讀者自行理解判斷。為了達到此一目的，我們邀請二位研究生陳秀娃與張馥蘭同學整理我們對話討論的錄音稿，然後再由我們每個人自行修訂補充。關於這部分之形式，或許不合乎學術論文的規範，但卻是我們共同認為，在本研究之中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